

海彦著

月亮船

YACONGCHU

5



月亮船

海彦著



重庆出版社

1989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 裴小蕙
封面设计 李 筱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海 彦 著
月 亮 船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2 插页5 字数239千
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4,000

*

ISBN 7-5366-0852-7/I·173

定价：3.55元

编辑例言

在六十年代，为了学习继承鲁迅办《萌芽》的精神，造成大群文艺新战士，《萌芽》社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编出版过《萌芽丛书》。为适应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代文学新军的崛起，决定从一九八二年起《萌芽》社除继续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《萌芽丛书》外，还扩大和福建人民出版社、重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这套书。

第一，《萌芽丛书》以中青年为主要作者对象，介绍文学新作，帮助文学新人的成长。新的丛书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，不完全以出版处女作为满足，也出版中青年作者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，目的是使萌动的幼芽迅速生长为参天大树。

第二，《萌芽丛书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积极解放思想，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坚持贯彻党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。

第三，《萌芽丛书》以出版中、长篇小说为主，兼及短篇小说集和散文、诗歌集，并且选编《萌芽》月刊上发表的比较优秀的作品，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分类成集。

我们热切地希望文学新人不断涌现，殷切地期望中青年作者深入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，向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，真正写出把握时代脉搏和展现社会

主义绚丽画卷的作品。我们坚信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前辈作家的培养下，未来的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必将在新时期诞生。

第一章

难难醒了。

她突然感到有什么不对头。她发现自己睡在天蓝色的小木床上，头顶上是暗红色的楼板，桁条也是暗红的，是一条条溜光大圆木。板壁也是暗红的，红得很沉，沉得把其它颜色都吞没掉了。好大一间屋子，显得很暗，象一个冗长的醒不过来的恶梦。可是天蓝色的小木床却让难难知道她是醒着，周围还有好多天蓝色小木床，睡着跟难难差不多大的孩子，可总有什么不对头。妈妈，难难记起来了，妈妈把难难留在幼儿园，妈妈走了。难难伤心地哭了。她不敢大声哭，她怕那个盘着高高圆发髻的老师，大家叫她马老师的。马老师拧起嘴巴来最痛，一边还咬着牙齿骂：叫你哭！哭死去！……马老师的声音又尖又刺耳，象是破碗瓷片刮墙壁的声音。难难不明白妈妈为什么把她留在幼儿园。难难从小跟着妈妈。一头是行李，一头是睡着难难的小竹筐，妈妈挑着难难穿乡走村搞社教。小竹箩筐晃晃悠悠象一只小船，难难很想它……哭着哭着，难难听见了轻轻的脚步声，天蓝色小床背上冒出

两只粉红蝴蝶结，一片栗色的细头发，一双细长好看的眼睛，眼睛鼻子周围都是细碎的雀子斑，尖尖的下巴扣在床背上。这是一个比难难大几岁的小女孩。

你是谁？难难看着她。

你是难难！文佳轻轻地、惊喜地叫小床里的胖女娃娃，难难你的眼睛好大好黑呀，就象两颗顶大的紫杨梅！

你怎么知道我叫难难？

我是你的姐姐，小姐姐。文佳用手攀住小木床，轻轻地摇起来。

难难迟疑地盯着粉红色的蝴蝶结。

我老早就见过你的。那时候……文佳摇着小床的手停下来，一双细长好看的眼睛突然变得幽幽的，大人一样轻轻地叹口气。那时候妈妈正怀着你，不知道为什么跟爸爸吵架了。从来妈妈都没发过火，可是那一天吵得好凶啊，想起来文佳都后怕得浑身发冷。家里一片哭声、劝解声、吵闹声，大人们说着许多文佳听不懂的古怪的话……后来，都说妈妈生了个小妹妹。妈妈总算从医院回来了，不知为什么，大家都不抱你，妈妈进门就把你丢在床上，只有我一个人细细地看你。你那时候真小，象只红皮老鼠，一点也不好看，可是我还是喜欢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妹妹。后来，妈妈抱着你跑了。再后来，爸爸出远门了。妈妈把文佳从奶奶家领出来，送进了幼儿园。文佳拉住妈妈要回家、要奶奶、要爸爸。妈妈打了她一巴掌，妈妈不许她再提到爸爸，提到那个家……

陌生的小姐姐眼睛里含着泪，难难扁着嘴，又哭了，我

要妈妈……

难难别哭，别让马老师听见。小姐姐赶忙摇起小木床，妈妈去上班啦，妈妈星期天来接我们。别哭啊，难难，要不，我给你唱一支歌。小姐姐摇着小木床，轻轻唱：

蓝蓝的天上弯弯的月
弯弯的月儿两头尖
我在小小的船里坐
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
……

从来没有人给难难唱过歌。

小姐姐轻轻地唱，缓缓地摇：……蓝蓝的天上弯弯的月，弯弯的月儿两头尖……歌声轻细、舒缓、单调、回旋，在这反复不断的歌声里，是无边无际的宁静与温馨。这一片宁静温馨托拥着难难，朦朦胧胧地如在母腹里谛听生命的搏动。遥远而安宁、单调而永恒……难难安静下来了，她喜欢这个陌生的会唱歌的小姐姐。

难难过不惯幼儿园四方天井里的生活，一天到晚可怜兮兮地站在大门口。

大门外是一条冷弄堂，难得有人过路。天天却有一个换破烂的老头从门前过。哐——他随意敲一下破铜锣，拖长音慢慢地叫着：有——破布头、破鞋片、破的洋铁锅子、牙膏壳子、鸭毛、鹅毛、鸡肫皮好换——！……这长长一串叫声的一顿一歇一转一回，难难都听熟了。老头苍老蹒跚地走着，破沙嘎哑的嗓子慢拖拖呼喊出这长长一串叫声，难难听来他

就象唱着一支歌，一支悠长老旧的古歌。换破烂老头就这么唱着，伴着有一下，没一下，一声声远去近来的破铜锣声，越发显得弄堂的冷寂凄清，越发让难难觉得时光过得好慢好慢。换破烂老头的那一双晃晃悠悠的大竹筐，常使难难无端地生出一股亲切的回忆……

竹箩筐是难难的摇篮。

从记事起，难难只有妈妈。

一根扁担，一头是铺盖，一头是难难坐的竹箩筐，妈妈挑着难难穿村走乡搞社教。妈妈不会唱温柔的摇篮曲，竹箩筐上面是妈妈那张从无笑意的脸。妈妈挑着难难翻山越岭，竹箩筐一晃一悠。在晃悠里，难难醒过来，睡过去……幼小的她在这单调沉寂的晃悠里会感觉到妈妈脚步的疲惫，感觉到妈妈心里大山一样沉重的默然的愁苦。本能的，难难害怕这种沉重的孤寂，难难天性是快活的，于是难难看头顶的天。天透蓝而轻盈，望不到底，没有边，而且天上有云；云是活的，变狗、变山、变红、变紫、变黄、变黑……云变黑，天暗下来，就下雨了。妈妈就把油布罩在竹箩筐上，于是难难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油布的油哈味，雨的潮甜味，树木草丛在雨地里的清鲜味，泥路边陈年稻草的沤烂味，牛屎的热烘臭，湿泥巴的冷腥味充塞了小小的竹箩筐。黑暗里，雨点咻咻咻敲着油布，打在妈妈的雨衣上，妈妈喘着气，叹息，套鞋进了水，叽咕叽咕地响……难难于是就会感到气闷，感到压抑，感到一种孤单——孤单的妈妈挑着她一步一步在雨里山路上走；孤单的难难闷在油布下竹箩筐的黑暗里，难难不

喜欢雨天。同样，难难也不喜欢幼儿园，幼儿园是一个瓦片下的大竹箩筐，虽说有一个会唱歌的小姐姐。

妈妈总是礼拜天来看她们，带点吃的，讲一会话。快活的礼拜天。难难老盼礼拜天，老师说隔六天才是礼拜天。小姐姐告诉她，大厅壁上的日历本扯到红的日历纸，就是礼拜天。老师天天扯，可一张张全是黑的日历纸，老不见红的，红日历纸就是礼拜天。难难实在想妈妈。

难难高兴地跑去找姐姐：今天是礼拜天，今天妈妈来看我们。

不对，今天才星期四。小姐姐扳着手指数。

今天就是礼拜天，以后每天每天都是礼拜天，妈妈天天来看我们。难难很得意。

她拉小姐姐到大厅里。午睡刚起床，大厅里没有人。板壁上挂着的日历下，叠着两张小椅子，满地白白的都是扯下的日历纸，挂着的日历变成薄薄的一叠。

你看，小姐姐。难难指给小姐姐看：全是红日历，全是礼拜天，妈妈她会天天来。

小姐姐细细的眼睛张大了。难难，你中午没睡觉？你…
…

难难开心地点点头：谁也没看见，我把黑日历都扯啦！小姐姐，我们天天过礼拜天！

不得了，难难，你闯了祸，老师要骂了。小姐姐突然哭起来……

妈妈终于带着难难和小姐姐回家过礼拜天。

妈妈住在机关里。难难的家就在机关一座大暗房子楼上的隔间里。房子很暗，很高，地板破旧了。从厚重的木格窗扇看出去，乌压压一大片瓦屋斜顶，推窗伸出头去，横空里高高翘起破败的飞翼挑檐，挑檐顶尖挂着一个锈蚀的小风铃。难难伸出细竹帐竿拨动它，依稀有几声细微的叮咣声，象瞌睡时听到的歌声，遥远、飘逸、渺茫，稍纵即逝。妈妈说过，这里的房子，原先是一座大寺庙。

楼下有好多木头人。难难很想下楼去玩。可是妈妈去开会前关照她们好好在家呆着。

文佳说：那是菩萨。她在盆里洗手帕，满手红红绿绿肥皂泡，一个个啪啪迸裂着，象迸裂的气球。那次奶奶带她到城隍庙拜菩萨，就给她买了两只小气球，黄的一只象梨，蓝的一只弯弯、长长，象一根苦瓜。奶奶跪在蒲团上，朝菩萨直磕头，奶奶说菩萨能保佑一家平安。又阴又暗的灵殿四周，香烟弥漫，大得吓人的菩萨在烛光摇曳中变着各式各样的怪脸。她真害怕。气球碰上烛架上的蜡烛火，“啪”一声迸裂了。她哭了。她怕大门边那四个凶菩萨，也怕这个似笑非笑的笑菩萨，——这菩萨笑起来不开心，就同妈妈跟爸爸大哭大闹时，爸爸脸上那一丝冷冰冰的笑。她真怕这些菩萨，就象她怕爸爸跟妈妈吵架……

小姐姐，菩萨是什么？

文佳说：奶奶说，菩萨就是天上的神仙，保佑人平平安安的。她学奶奶的样给菩萨磕过头，她求菩萨不要让爸爸妈妈吵架。她还把心爱的泥青蛙哨子给了菩萨——菩萨跟前有

一个大木箱，拜菩萨的人毕恭毕敬地往箱洞里投钱，奶奶说这是香火钱，供菩萨的；她没有钱，她把她最心爱的泥青蛙哨子放进去了。那只绿青蛙背上有一根美丽的金线，吹起来可好听了。可是爸爸妈妈还是吵。菩萨不喜欢她的泥青蛙哨子。

奶奶是谁？难难盯着小姐姐问。

难难的黑眼睛那么亮，象妈妈。妈妈不许奶奶和姑姑到幼儿园来领她，更不许爸爸来看她。为什么？她不知道。但她还是偷偷跟奶奶回去住了几天，她不敢在妈妈面前提起奶奶和爸爸，因为妈妈会生气、会伤心，她忘不了妈妈打她的那一个耳光。好难难，你别对妈妈说奶奶，妈妈会骂的。

妈妈跟那个叫奶奶的人吵架啦？

我不知道，你别问我，也不要对妈妈讲。

我把我的红鸡蛋给你玩。

一人一个红鸡蛋，妈妈说中午回来蒸蛋汤。

红鸡蛋红得鲜亮鲜亮，带着小姐姐的体温。难难摸出自己的红鸡蛋，放在桌上比着：我的蛋比你的大。

鸡蛋为什么是红的呢？小姐姐很舍不得地摸一摸红鸡蛋。

它们是红公鸡生的。难难想当然地说。

只有母鸡才生蛋。

母鸡生的是白蛋！难难强词夺理。

小姐姐疑惑地看难难。

妈妈带我下乡去，我看见一只红红的大公鸡。难难信口

编着，那只红公鸡生了好多好多红鸡蛋！难难一开心，双手一拨拉，红鸡蛋咕碌碌地转起来，在桌上转成一个飘动的圆片。

小姐姐拍着手，头一摆一摆地唱：

小南风，吹呀吹

吹得风车吱呀呀转

浇水、磨米……

小姐姐的喉咙很清很亮，难难听得出神了。

啪嗒！两人傻眼了。

红鸡蛋转出了桌沿，跌落在地板上，蛋壳蛋黄粘冻冻的蛋清不可收拾地搅成了一滩，而且正慢慢向周围爬开来。

中午没蛋吃了。难难懊恼万分地想。这只红鸡蛋偏偏就是难难的。

妈妈开会前叮咛过：要管好妹妹，不要闯祸。她是妈妈的乖孩子，从不惹妈妈生气。在妈妈跟爸爸吵架的日子里，她学会了察颜观色，她变得胆小、忧郁、老气横秋。难难把鸡蛋打破了，妈妈回来她该怎么讲？她哭了。她趴在地板上，地板上有破洞，楼下是机关会场，妈妈在下面开会。她面朝破洞望着楼下，嚤嚤地哭：妈妈，难难把红鸡蛋打破了，妈妈，我们不听话……

难难起先很失望，很伤心，但只是一会儿功夫。她奇怪地看着小姐姐在那里哭，小姐姐真娇气。难难也趴到地板上，从破缝朝下看。楼下，好多人排排坐着。他们真热闹，难难眼红极了。妈妈坐在哪儿呢？洞太小，难难找不见，只看见

许多陌生的长辫子，短头发、黑头发、白头发、光秃顶的头在那里动或不动。难难看了好一会，就用小手指头把地板缝里的灰土朝破洞拨下去，凑上眼睛去看，下面还是一片黑头发、白头发、长辫子、秃头顶……谁也没理会难难。于是难难撅起屁股，把嘴凑到破缝里，往下面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用一只眼睛往下瞄：黑黑一片头顶间，仰起几张疑惑又生气的脸。难难咯咯地笑，连忙缩回头，他们找不到我。难难乐不可支，在地板上爬来爬去，寻找破缝小洞。她爬到床下角落里，咦！下面是什么？黑红暗金，大砣小砣的堆积着，难难用心看，突然，她贴着地板缝兴奋地尖声大喊：小姐姐，快来，菩萨，下面都是菩萨哇！大菩萨、小菩萨、大……？！她抑制不住跳起来，头重重撞在床板上，痛得她七荤八素，跌在地板上，糊里糊涂地哭起来，楼下，随着难难的叫喊声，哄然笑成一片。……

公园。几年没来公园了？假山还是这么玲珑，草坪还是这么绿，树林还是那么青葱，景物依旧，可是心境全然不同了，心已破碎，人已憔悴，两个女儿已满地跑了……真象是做了一场恶梦。一个硬块从胸口梗塞上来，堵得她真想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喊一场。羞辱、愤懑、孤苦，劳累象无尽的脏东西淤塞了她整个心胸。她感到自己精疲力竭，心力交瘁，她疲惫地在长椅上软软坐下，朝难难她们摆摆手：自己去玩吧，别走远了。

还是在结婚那一年吧。她恍恍惚惚地想。结婚后，他和她还住宿舍，大家都这样。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属于她

和他。星期六回家，他嫌弟妹们烦，就和她上公园来，找个避人处，悄悄地说些疯话，她曾经让他那些任性又缠人的疯话迷醉得脸红心乱。哦！她是个蠢女人。十足的蠢女人，他轻巧的花言巧语就把她骗了。他欺骗了她，她也骗自己。她相信他说他有事有工作有朋友聚会回不了家，她相信他说那些传闻是有人妒嫉他中伤他。其实他心里该是知道的。她是期望这是他一时的胡闹，她想他终于会让她的顺从和温情感化的，她终究是他的妻子，他和她已经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女人不到绝望之前是不心死的。除非象她那样被逼上了绝路。她简直不愿想一想那些日子，她差点就疯了。她再不相信他了。她就象一个山里女人被人偷空了一生的积蓄坐在大街上绝望地号啕。他就是偷空了她的贼！她再没有温情，只有仇恨。是的只有仇恨，仇恨使她对他后来一连串的噩运甚至感到些许恶意的快慰。

难难跑到假山后面去了。文佳却远远地看着妈妈。妈妈倦坐在长椅上，头垂着，头发挂下来盖住了妈妈的脸，她看不到妈妈的眼睛，但她却感觉得到妈妈在偷偷地哭。她很害怕，后悔她和难难吵着拖妈妈来公园玩。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家里一切都乱了套，就象穿线绷游戏一样，十个指头把一根长线绷成各种繁复漂亮的花样，可是不知哪一根线搞错了，整个线绷就乱成一坨死结，一塌糊涂。她不晓得爸爸妈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是爸爸的错还是妈妈的错？她爱妈妈，她也爱爸爸，她提心吊胆，担惊受怕地看着爸爸妈妈成了仇人；成了仇人的爸爸妈妈把她这颗小小的心撕成了

两半。没有人教她，她却懂事了，不再撒娇，不再嬉闹，忧心忡忡地观察妈妈，偷偷地想念爸爸。谁在叫她？她四下里寻着，假山转角一个阿姨，两条好长的辫梢。她心别地一跳，是姑姑！她刚想大喊着奔过去，却又憋回喉咙里。她朝妈妈那边偷偷望一眼，蹑手蹑脚地朝姑姑快步走去。

难难很意外地在草丛里采到一种蓝色的草果，草果有普通珠子大，椭圆形，很硬。她的手心里已有一把蓝草果。难难把它叫做蓝珠珠。回家叫妈妈用线串了，挂在脖子上。难难看着手心里美丽的草果，高兴得转圈圈。她很快活地唱着，很起劲地在草丛里东翻西找。要寻好多好多蓝珠珠，让小姐姐吓一跳，让她眼红，然后难难也会分给小姐姐一点点。难难东翻西找，突然她从自己叉开的胯下，看见了一双酱红色精巧的大人皮鞋。难难直起身转头看，却看见小姐姐边上站着一个长辫子的漂亮阿姨。这阿姨有一双酱红色的皮鞋，她朝难难弯下身，两手托着膝盖，异样地端详着难难：你，就是难难？

我不认得你。难难在这阿姨两颗亮亮的黑眼珠里，看见两个小小的自己。

小姐姐说：这是姑姑。

难难糊涂了。姑姑是谁？从前，难难只知道她有一个妈妈，后来，妈妈告诉她，她有一个小姐姐，现在小姐姐又说这是姑姑。她记起小姐姐讲起过的奶奶，就说：姑姑是小姐姐的奶奶吗？

哦，傻侄女，姑姑叹一口气。真可怜，她妈妈什么都没

告诉她：姑姑，就是你爸爸的妹妹，是非常喜欢你和小姐姐的人。

爸爸？难难越发糊涂了。好象别人都有爸爸的，可那是别人，难难只有妈妈和小姐姐，她也从来没有往深处去想一想。可是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姑姑，还说是她爸爸的妹妹，这是怎么啦？难难迷惑不解地看着这个长辫子的好看的阿姨。她太小，她实在猜不透这许多古怪的谜。

姑姑眼睛红红的，一把抱住难难。天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瞧她这双眼睛。可怜的小侄女。

虽然很意外，但难难愿意有这样一个好看的、喜欢她的姑姑。而且难难喜欢闻姑姑身上淡淡的香气，喜欢姑姑花衬衣轻轻地沙沙响，尤其喜欢姑姑乌亮的长辫子。难难顶喜欢听故事，故事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公主：公主的头发很长很长，每天早晨公主起来梳头，必须站到凳子上，一直梳下去，身子弯得很低，才能把美丽的头发梳得象绸子一样滑……难难很盼望自己有一头美丽的长头发，跟公主一样。可是妈妈老把难难的头发剪得短短的，象个男孩子，妈妈三下二下就把难难的头发梳直了。姑姑，我的头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长？

长大了，你就会有这么长的辫子了。

我也象公主一样梳头吗？就是故事里的公主。姑姑你会讲故事吗？难难可愿意听故事了，妈妈从来不讲一个故事，妈妈不耐烦。

假山那面妈妈在叫她们。

小姐姐脸都白了，她紧张地看姑姑。